

爲交大青年偶寫

凌 鴻 勛

交大青年的主編盧君邀我在這期的季刊中寫篇短文。回憶在六十年前，我正在上海母校土木科三年級肄業，曾和幾位同學組織一個南洋學會，提倡課外一點活動，並發起編一本南洋學報，也是季刊，這是我校在校學生有刊物的第一次。這個季刊既然名爲學報，則必須有些學術性的文章，而那時却沒有請教授們賜寫幾篇大作。認爲這個刊物既然係學生所辦，應由同學們自己去寫作。後來，我給同學們推作總編輯，這第一期應有些什麼技術性的稿件，於是你推我讓，結果還是推到我的身上。我記得我所寫的一篇是關於「西江的整治」，這真是大題小做。西江整治是一個多麼大的問題。我生長在廣州，所見到的西江祇是廣州城外西江下游的珠江。廣州城的西南部份是常鬧水災的，在報上亦常看到西江下游每年發生災害與臨時整治的報導。我對西江的了解實在微乎其微。學校雖然也有治河的一課，但並不很注重。教授是一位美國人，教科書是一本美國的原本，所講多是原則性，所舉事例是美國密西西比等河流，對於我國的江河大問題自然沒有提及。我於是掇拾些資料和原理，就寫成了這一篇整治西江的文章。我國有句話說：「初生之犢不畏猛虎。」既然是學生作品，就膽大起來。我不知究竟寫過些什麼東西，好在這本南洋學報久已絕版，我也沒有留存一本，若不然我把這篇文章拿來再讀一遍，必定會汗流夾背。

六十年後的今日，事情就大大不同了。不但學生們個個都會寫論文，或學術性的文章，而教授們亦時有將研究所得公佈於學校刊物。像交大青年即有不少有價值之作品，不但於當前問題多所研擬，亦可以供之於工程界之參考，這是極可喜之事。

青年才俊

現代的青年即爲將來國家的主幹，國家的前途可以今日青年的修養與訓練測之。人才的新陳代謝，智慧能力的後來居上，自屬必然之理。國家現在極力培育青年，鼓勵青年，並提拔青年，爲最可喜之事。惟所宜認識者，青年固多才俊

，而才俊未必盡是青年。現在擔負世界上重任之人，或學術上領導之人，不少還是年高望重之輩，亦不少大器晚成，足爲青年矜式。我以為無論政治上的領導，或學術上之成就，必須經過多年的經歷與磨鍊，才能成熟。例如在法官方面，多數傑出人才皆係當過若干年的初級法院官，才當高級法院之任。當過高級法院法官，才當大法官，以解決重大的問題。我雖然與法界人士少接觸，但在中外新聞照片中常見有較年輕的法官於執行職務時常戴着假的白髮，使人看來年高德劭，道貌莊嚴，未始不是道理。又以我們工程師來說，尤重經驗。而經驗決不是短期之間即可充足，常須經過若干挫折，犯過多少錯誤，才能應付艱鉅。我想醫藥界亦必如此。青年人富於創造力，但亦宜保持活力，培養毅力。因此青年人宜珍惜自己之前途，多作修養之準備。對於事宜細究其成功或失敗之原因，對於人宜善擇，中外古今其言其行足資矜式者，作爲自己指針，庶自己擔當責任時，不至茫無準則，而可以達到才俊之境界。

莊敬自強

在我國退出聯合國那年，國際對我國的情勢已露惡劣之象。在聯合國未開會時，我國已提出「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之口號。記得在抗戰期間，我國也有開勝勿驕，開敗勿餒的警句。我國此次遭受外交挫折之後，國際風雲變幻多端，處變不驚自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自強，乃屬人所共曉的，但何以加上莊敬二字，我在當時也有些不解，以爲字句有些空洞玄虛，後來仔細思量，知這兩個字確實大有道理。

莊敬二字意義大致相同，不分開來解釋。現在所謂敬，不祇是禮貌恭敬，如見長者須鞠躬，平輩須握手，臨別須說再見，對老人須禮讓，對婦孺須扶持之意。如是而謂敬，可說祇是表面文章，不足以應世局之變與救國難之危。這裡所謂敬乃是指做事認真不苟之意。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又說，居處恭，執事敬，又說，敬其事而後食。於敬字都是對做事而言。做事能敬，才是認真負責，不敷衍苟且，如是一切之事才能迅速而有效的推動。從反面來說我看到不少公務人員對應做之事殊多鬆懈，遲到早退固視爲故常。每早到班不向今日應何事，應趕辦何件，或應先計劃何事，而以品茶閱報爲先。應多加思索貢獻意見之事，不如少說話而留給主管去決定。今日可以辦了之事，何妨俟諸明日，遇着請假或休假，則未辦完之事每鎖在抽屜，使別人無從查閱。此種作風現在尙甚爲普遍。如此可謂不敬之至。這樣風氣之沉落怎能說到自強，怎能擔當國事，而應付世局之急劇變遷。至於一般之服務精神，如店員、行員、公共機關與民衆最多接近之人員，其服務之懈怠，同情心之缺乏，早爲社會所詬病，此皆不敬之表現，可以卜國運之隆替。敢告當之青年，毋忽視敬字也。